

张韧 著

太空激战奇观



下册

LOST IN THE
SPACE-TIME CHANNEL

时空通道
迷失记

群众出版社



太空激战奇观



LOST IN THE SPACE-TIME CHANNEL

责任编辑：阎晓玲

封面设计：杨群

ISBN 7-5014-2038-6



9 787501 420384 >

ISBN7-5014-2038-6/I · 842

定价：25.00元（上、中、下册）



太空激战奇观

下册

时空通道迷失记



群众出版社

SG87/16

第一章





“巽风号”再次出航外太空——卫光坐在指挥舱里，心潮起伏——阿星显得兴奋异常——接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信息碟——智慧星人的惨状



宇宙是一个黑箱，不知它从何时开始，也不知将在哪里结束。它以极大的速度朝着所有的方向膨胀着，就像是一个无法言喻的爆炸，只是，这个爆炸不是一闪而灭——它似乎已经炸了无数年，还将永远地炸下去。

在这个宇宙黑箱里，有星星在闪亮，组成了一条又一条的银河系。我们人类所在的这个银河系，从侧面看像是一条牛郎织女要每年过一次的“河”，其实，它是一个盘子，像一张 CD 唱片。

银河系中有一千亿颗星星，我们的太阳只是其中的一颗，而且，远不是最大最亮的。像这样的银河系在宇宙中一共有五百亿个。想象一下吧：它们都在疯狂地运转着，朝着更远的方向飞跑，结果，这个宇宙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空了。





时空通道迷失记

有一道蓝光，从太阳系中倏然闪出，像一发超级子弹射向了宇宙中最黑暗的地方。它，正是我们已经熟悉的“巽风号”飞船。从停在地球近太空中的太空航空母舰“乾元号”上一起飞，它就以沃普4.1(超光速一万一千倍)的速率驶进了大宇宙之中。

“巽风号”飞船上的离子发动机，分为十二个速度级，分为亚光级、光级、超光级和活光级，每级三速。

当飞船达到光速之时，便将“活光护层”自动放下，从而，避免了物质消失，时间倒逝。也保证了飞船内里，一切按正常的地球状态进行。

虽然刚刚二十多岁，卫光已经担任了整个地球联邦的太空作战部长，兼任“乾元号”太空航母总指挥。现在，他又在亲自指挥“巽风号”飞船，向河外星系飞去，要执行一个特殊任务。

“巽风号”是地球大联邦所造出的最先进的飞船，在“乾元号”上停泊的一千五百多艘太空战舰中，它的航速和巡航半径都达到了最高，战斗力也是最强的。它曾经多次跟灰米星帝国的舰队交战，重创敌人。上个星期，大联邦总督亲自给它颁发“联邦金鹰奖”，表彰它在地球大联邦与灰米星帝国的太空激战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。

此时，它振光而行，身边不断地闪过一颗又一颗的星星，一个又一个的星系。

卫光坐在指挥舱里，心潮起伏。

他是一个面容严峻、英气勃勃的指挥官，穿着银色的太空服，更显出了一种太空英雄的气质。他的眼睛是





沉思的，微翘的下巴中间有一条浅沟，显得他的整个相貌像个真正男子汉。同时，当他进行推理时，又有了一种哲学家式的表情。

身高将近一米九十，他的体形比运动员还矫健，每一个动作都是灵活得体，即使做一个最普通的动作，都显出一种超人的风度。在他的身上，由于在幽心谷的训练，确实有一种超人的气质，但是，他小心地让自己显得平淡无奇，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，才能把他的那种惊人英气暴露出来。

指挥桌上，放着一张最新星图。此时，他就是在研究那星图，一声不吭。

在卫光的旁边，阿星好像一会也不能安静地坐着。她也穿着太空战斗服，却一点也看不出她是一个临战的军人。别人都严肃无比，甚至还有些不安。而她却眉开眼笑，不停地哼着歌，说着她想起来就非得说出不可的逗人的话。

此次执行任务，阿星是作为高级科学家随同飞船前往的。她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比任何人都重要。然而，她的艳丽的脸蛋闪着调皮的光芒。一会，她跑到前窗去看太空风景，像小女孩那样拍手惊叫，表情之美，达到动人之境。一会，她又去摆弄驾驶员的仪器，人家不让，她就噘着樱桃小嘴，作出生气的样子，令人心神俱醉。转眼之间，她又格格笑了，顿时，整个飞船都充满了春光。

“卫哥，现在没事，你陪我到后面去打球嘛。”她拉卫光。





时空通道迷失记

虽然还没有结婚，卫光和阿星的关系早已确定。别人在许多时候都把他们当夫妻看了。卫光对这个艳美而娇嫩的未婚妻，更是疼爱异常。但是，他现在没有心情去中舱的娱乐室玩——他要工作。

“那…我要宏大哥陪我去打网球。”阿星假装生气，转身去拉宏你严。

宏你严的心情最为紧张。他作为船长，担负着这次任务的一个重头戏，要保证总指挥和阿星的人身安全，要顺利抵达从未去过的那个星域，复杂而危险。

在“巽风号”上，他的年纪最大，已经过了三十一岁的生日。长得结实，脸部肌肉粗壮，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古代的大将军，随时准备跟敌人拼命。大嘴巴和大眼睛总是给人这样的印象：“不成功，则成仁，让我们干吧。”

“报告航向。”宏你严船长道。

“左夹角巨蟹座阿尔法 60 度，右夹角小狮座夏尔马 24 度。航向正常。”焉能否大副报告。

宏你严点了点头。他对这个新大副很满意。

大副焉能否是太空副总指挥乐尔明的外甥，虽然刚刚二十二岁，却有了飞行九十光年、经历大小战斗五十余次、歼敌飞船十一艘的骄人战绩，是大联邦闻名的太空新秀。他长得又白又胖，从外表上看似乎像是一个外科医生，跟战争拉不上什么干系。只有卫光和宏你严才明白：当敌船飞来之时，这个年轻人的蓝眼睛中，会闪出骇人的光电来，意味着：他要冲锋陷阵了。因此，他的外号叫“拼命三郎”。





在前舱里工作着的五十多个船员中，像大副这样的血性青年还很多。巡逻长度敏，炮长春长波，通讯长经中途，都是敢打敢拼、善打善拼的优秀战士。甚至娜日萍，那个年轻的金发女医生，也有一股子军中花木兰的劲头，虽然漂亮而性感，男人们在追她之前总得问问自己：“如果她不仅仅是一个女人，而且，同时还只是一个战斗中的维纳斯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卫光很为自己能跟这样一些大联邦的优秀人物共事，去执行这次任务而自豪。

这次任务，主要是由一个莫名其妙的太空信息碟的出现而引起的。

上月十八号，在近太空中“乾元号”上的宇宙研究中心，忽然接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。建在地面上的七百多个天文研究所，也同时接收到了该信号。就波长和频率来说，地球人从未碰到过这样的信号。即使是灰米星人，也没有发出过这样的信息波。当时，许多重要的科学家便判定，这是一个来自更遥远星系的民族在跟我们联系，而且，好像情况很是紧急。

卫光与阿星共同组织了一批专家，对这个信号进行破译。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，终于破译成功。原来，在天猫36号星系里，有一个叫作智慧人的民族，在那颗智慧星上已经生活了五亿年，创造了一个辉煌无比的文化。他们在一切方面都远远超出了地球人和灰米星人，特别是在文学、艺术与科学的研究发展中，令其他宇宙民族难望其背。





时空通道迷失记

唯有在军事上，他们比地球人落后，更比不上灰米星人了。他们天生不好战，对于战争比对病毒与垃圾更厌恶，把发展武器看作是对上帝最大的不敬。因此，他们尽管有最先进的科技，有最令人惊叹的智慧，却没有足以抗击外星人入侵的基本能力。

正因如此，他们在喔明斯第一次向河外星系扩张之时，便被征服了。现在，他们在灰米星人的残暴统治下，已经水深火热地熬过了五百多年。眼看，再也熬不下去了。

去年，智慧星人中有一个叫和宁的人，再也受不了灰米星人的压迫，领导自己一族展开了武装反抗。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科技手段，准备发明一种武器，据说，如果成功，这种武器将会使所有异相武器失灵。而异相武器是目前地球人与灰米星人的主要炮火。

由于叛徒的告密，和宁与自己的同志被灰米星人逮捕了，正在接受审判，很可能要被处以极刑。他们所研制开发的那种秘密武器资料也落入了灰米星人的手中。只是在最近，智慧星人才得知地球人的存在。和宁一人狱，就通过关系让自己的亲人给地球人发出信息：火速行动，赶在灰米星人研制成那种可怕的秘密武器之前，将资料抢来。否则，一旦灰米星人掌握了那种秘密技术，便会无敌于整个大宇宙。喔明斯下一个征服的，肯定是地球了。

这个信息报到总督那里，主上震惊。卫光和科学家们一致建议：迅速与智慧星人取得联系，尽快行动，一定





要把那批资料抢到手，一定要在灰米星人之前将那种武器造出来。

按照发来的信息波，卫光他们再同智慧星人联系。反复试了几十次，却再也联系不上。

显然，发来信息的和宁的亲人，也出了事。不是落入灰米星人的手中，就是因为别的意外而失去了自由。同智慧星人的联系，便这样中断了。

经与总督主上请示并得到批准，卫光决定派一个远程侦察船，前往智慧星，要到那里直接去跟智慧星人联系。如果有可能，要解救和宁，把那批珍贵的资料弄到手。

本来，“巽风号”是要独立去执行这次任务。后来考虑到此次行动太艰难，情况太复杂，卫光决定自己亲自指挥。因为他知道，能否完成这次任务，实在是直接关系到地球人的生死存亡，再不能掉以轻心。阿星非要参加不可。卫光明白，要完成这样复杂的科技性任务，没有阿星这样的天才是不行的，便也同意了。

眼下，他们正朝着智慧星的方向飞进。卫光和同事们心情激动，同时，又都尽量显得平静无事。

他们谁也没想到，绝对意外的灾难，就要在下一分钟发生。



第二章





当他们正在工作时。那事就发生了——卫光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奇怪的地方——飞船哪儿去了——难道这儿就是那个地方——现在该怎么办？



当时，卫光朝宏你严一点头：“你去玩一会吧。”宏你严却不过阿星的要求，对大副叮嘱了几句，便站了起来，准备出舱。他对总指挥太尊重，对阿星的天才也敬重得不得了，虽然不想去打球，这时，也把它当成了一件任务去完成。

阿星已经欢蹦乱跳地走到了舱口，正依在门边，拉着娜日萍的手哈哈大笑，说着她们姑娘之间才明白的可笑事情。

大副焉能否正在观察远空，校正航向。

卫光还在伏案工作，要把从智慧星那边发来的信息中所得出的方位，再次核对清楚。

所有的船员们都在正常工作中。

在那事情发生之时，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出先兆——





时空通道迷失记

仪器仪表都正常，信息信号都顺利，舱内没有半点异样，外面的宇空也平静如水，还是那么幽静深奥，还是那么明星远远近近地闪亮着。飞船，还在匀速运行中。

忽然之间，所有的人都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不是对外在的东西，而是一种对自己的感觉。是一种内在的知觉。好像，他们都对自己不满意，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，自己存在于世没有价值，此时此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“不存在”，最幸福的出路就是去死。

没有自杀，也没有拔枪杀别人，更没有让别人杀自己。他们觉得，最好的死法就是闭上眼睛，好好地睡上一觉。而且，这一觉睡去，便再也不要醒来，也真的不会醒来了。

于是，他们都在同一秒内放下了手里的工作，放下了一切的打算，闭上了眼睛。

立刻，他们就睡着了。

宏你严在起身起到一半之时，睡在那里，像是一条起跳中的大鱼，忽然给一种外力冻上了。

阿星和娜日萍正在摇着对方的手，同声大笑，笑得嘴巴还没有合拢之时，便睡着了，嘴巴还同时朝对方那边张着，眼睛紧紧地闭上，身子再也不动。

大副焉能否刚把监视镜摇起，要看看远方的那个星象角是否正跟电脑所显示的星象完全重合，就在那一刹那，僵在那里，手握着镜柄睡着了。

卫光手拄腮部，凝神看着图上所标的智慧星的位置，正要用光子笔将一处要点画下来，便在动笔的一刹





那，再也不动，睡了过去。

所有的飞船上的十八个舱位中的一百五十个船员，无一幸免，个个进入了梦乡。

卫光第一个睁开眼睛。

他发现，自己是在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怎么会在这里？先前我在哪里了？他拼命地回忆，终于想起：他是在自己的指挥椅上，在“巽风号”飞船上，当时，他是在伏案工作，不知不觉间竟睡着了。而现在，一觉醒来，他环顾四周，一时间呆住了。

他看到自己躺在一个山坡上，远远近近都是山地，没有草，没有树木，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。他的同伴一个也没有了。唯有他自己呆在这个绝对陌生的土地上。他慢慢地站起来，揉揉眼睛，朝着远处张望。什么也没有。

天啊，我这是在哪里？

卫光看到自己的头顶上，正有怒云翻滚，如同一个巨人在吹胡子瞪眼睛。在地球上你永远不可能见到这样的乌云，因为，地球的大气层不可能有这么厚，也不可能有这么激烈的变化。

这里的大气层似乎比地球厚上百倍，而且，密度极大，看上去像是钢铁水泥那样坚固。同时，它们又在变化着，运动着，翻腾出狰狞面目，摇滚出一个个黑色的大球，眼看着就要爆炸，转眼间，又消失于无形。

再看脚下这片大地，卫光更是吃惊。这是一片灰色的土地，极目千里，没有半点绿色，没有水，没有植物，也没有会活动的东西。他好像是呆在一个创世之初的山坡





时空通道迷失记

上，眼中所见只有死土，干燥的沙漠，以及因为干燥而裂出百里的可怕的大口子。

我怎么会到了这里？飞船哪儿去了？同事们都哪儿去了？阿星呢？

卫光在那里团团打转，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孤独和恐惧。下意识地，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在他心里忽然有一个电闪雷鸣般的念头。它，是那么突然，又那么可怕，他不禁打了一个哆嗦，不敢再往下想了。然而，那念头本身一经出现，便再也收不回去，再也控制不住了。它，顿时占据了他的全副身心。

“难道，这里…这里是一颗河外行星？”

为什么会是这样，他不能肯定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自己已经到达了前人从未到达之地。这怪云，这荒凉的大地，似乎都在对他无声地说着话：“你到了…这就是…就是在这里……”

卫光知道，在宇宙的黑空中存在着无穷无尽的能量，而且，绝大部分都是正能量。偶尔，也会有一种“负能量”产生出来，隐蔽在宇空之中。在这些“负能量”的作用下，便会产生一种看不见的“蛹洞”。

“蛹洞”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却是现代“时空通道”基础。事实上，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时空通道。小小的蛹洞可以把两个以上的空间联系起来，也可以联接相邻的两个宇宙。这样，表面上看上去遥远无际的空间，便有可能缩短到最小。几百万光年以外的星系，也许，通过这种蛹洞只要几百万公里便可到达。





进入“蛹洞”，人们便可以进入未来，回到过去，可以在时间中进行旅行。

卫光现在相信，他们的“巽风号”就是在无意之中进入了这样的一条“蛹洞”，结果，在时间的洪流中，他们散失了彼此的联系，也散失了原有的空间联系。他们失去了飞船，失去了武器，失去了同伴，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一切。

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呆在这里，绝望地看着这个陌生的星球。

现在该怎么办？他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，但是，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。按照惯例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要按以下的程序去做：第一，马上跟自己的飞船取得联系，争取尽快获救；第二，自己在这陌生的土地上要作好自卫准备，保护自己人身安全，同时也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食物、水、卫生用品。然而，眼下来看，这些都是不适用的了。

他失去了联络器，没有了异相枪，丢掉了对话机、翻译机、太空救生盒，总而言之，除了自己的孑然一身，他失去了一切。

好像，凡是带有金属性质的东西，便都离他而去。这个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为什么？莫非，那个神秘的“蛹洞”无法接受任何金属之物？也许，正因如此，他们在通过之时连飞船也丢失了？那么，其他的人呢？他们在哪里？

又呆了好半天，他叹了口气，知道自己不能永远这

